



讀大學傳之十章心得

◎詹文誠

《大學》傳之十章「釋治國平天下」：「康誥曰：『惟命不于常。』」讓後學記起〈袁前人講故事〉提到一段「敬畏天命」的歷史（註1），其中說到孔明在斜谷與司馬懿會戰，想於谷中用火攻即可將司馬父子燒死，豈知忽然天降大雨，司馬父子乃得脫而去，孔明嘆曰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可強也。」是謂之天命，即上天的意旨之所在。

呂祖注解《學庸淺言新註》一書

中寫道，聖與凡一也，惟在悟與迷耳（註2）。後學從凡人俗事的角度來看，後學因工作必須常常前往東南亞，曾經有幾次需要配合廠商或客戶做些公益的專題講述；有次專題主軸為：「如何開創美麗人生」，但主辦單位卻硬是要求我們題目上一定要冠上個「姓名學」，為什麼呢？原來啊！如果只是簡單的人生課題，來聽講座的人大約只會有30人左右而已；但如果冠上個「姓名學」的話，那來到會場的人

數會是 300 人以上了。事實上，也真的是如此發生了。

後學想啊，我們都是凡人，都會有煩惱，都會有挫折，都會有「好還想要更好」的念頭，但我們這肉體頂多也就八、九十年，即使再多給個一、二十年，那最後還不一樣是塵歸塵、土歸土去了。或許，後學還不到可以說這種話的年紀，但是，在觀察東南亞國度的華裔人士時，發現改名字卻也是稀鬆平常之事。納悶之下追問才知道：因為華文名字在東南亞國家是不會被登錄在自己的身分證件上的，所以，華文名字對他們而言，既有父母之命，亦帶有傳統「一命、二運、三風水」的一種根深蒂固觀念。就像很多人都會去看農民曆附上的姓名筆劃之吉凶關係，和每日宜什麼、忌什麼，人都會關注自己的命運如何、運勢怎麼樣，這都是一樣的邏輯。因此，後學在幾經思考後，便用《了凡四訓》的「立命、改過、積善與謙德」來闡述這個主題了。

《論語·衛靈公篇》：「子曰：『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』」凡事有很多是「可以說不可以做」，也有些是「可以做不可以說」；有些人可以告訴他實話、真理，但是

假使你不跟他說，就失去成全的機會了。人常常會猶疑不決，而容易錯失機會，工作亦如是，後學如果拒絕這場演講，那就可能不會再有下一場生意的機會。所以，就只能換個方式、換個角度去面對世間俗事，當作是學習也好、當作是磨鍊也好，更是成全自己，也成全別人的最好機會。

就像《了凡四訓》中，雲谷禪師告訴袁了凡說：「修身以俟之」《孟子·盡心篇上》，這句話是指自己要時時刻刻修養德行，不要做半點過失或罪惡；至於命能不能改變，那是積德的事、求天的事。但難道後學要如是告訴坐在台下的聽眾嗎？非也，而是引用書中的例子，告訴聽眾們：就算命被算定了，但改過、積善，方可將從前的一切一切，譬如昨日，已經死了；以後的一切一切，譬如今日，剛剛出生；能夠做到這樣，就是重新再生了一個具有義理、道德的新生命了。我們這個肉身，尚有一定的數；而義理的、道德的生命，哪有不能感動上天的道理？這不就是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所講：「《太甲》曰：『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」

在《大學》首章中即提到：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，……，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；物格而后知

致，知致而后意誠，……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」其中反覆告訴後學們：一切在根本、一切要從頭、一切要從自己做起、一切都要一步一步來。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：「子曰：『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』對曰：『然。非與？』曰：『非也！予一以貫之。』」和《六祖壇經·般若品》：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去來自由，心體無滯，即是般若。」都提到了一切都是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。不管我們怎麼改變我們的外在假相，而內在的「一」，也就是《大學》的「明德」是不變的，所以，我們都要先復其本自光明，而後方能推己及人。

《論語·學而篇》：「子曰：『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』」意思是以「禮」約束、節制自己的身心行為。用「禮」則天心自然啟發，有所節度，不行鄉愿，亦無過與不及，則是禮之節用，合乎中道；明白禮之節用，則民無不自愛而愛人哉。「使民以時」是指視、聽、言、動要合禮而有節，民行而自得，是謂行為的軌道，如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」《中庸》如春暖花開、秋收冬藏，無不合其時序。人一生之中，時序變化，有窮有盡；無窮無盡者，乃自家身心

大道。是以心之為用大矣！所以我們能不時時體恤無為的本心真意嗎？

人與人之間有各種緣分，人與人之間也需要透過語言或行為做溝通與交流，而這交流之間可能就體現了我們自我的心性。後學學習到：這一切都要從我們自己的根本心性，從「一」去學習做起，時時回頭問問自己那顆最真的心；如果失人、失言，不就錯失了讓人心昇華的契機？也許很多凡塵俗事不是我們可以控制或掌握的，也許我們不能去改變那既成的事實，但是自己不要忘記用那純真的「本性」待人，透過交往、交談、行為互動，產生溝通，並要細心體會、細細品嚐人世間的各種滋味，讓自己擁有覺察他人心思和以道理衡量的能力，方能做到不失人又不失言。正如孔夫子所說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（註3）

註1：〈基礎雜誌〉第267期，袁前人講故事 敬畏天命。

註2：《學庸淺言新註》：「聖人覺性，凡夫迷性，聖凡之分，在覺迷之分。」

註3：《論語·里仁》：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。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